

# 一位网络作家的坚韧之歌

本报记者 赵卓菁



网络作家薛瑞哈

是地下数百米的矿井深处,呼吸间混合着金属粉尘的粗粝与梦想的微光;是电脑屏幕前一方孤独的天地,指尖敲击间构筑着从地球到外太空的宏阔版图;是两千万字的硕果累累,背后镌刻着数千个日夜的坚持与跋涉……这并非多重人生的平行剪辑,而是网络作家——薛瑞哈,一位从丙城走出的文学追梦者,用坚韧与想象力谱写的现实传奇。他曾是矿山深处的机械专业学子,如今是运城市作协网络作家委员会主任,更是在文字海洋中,构建一方世界的执笔者。他用坚韧为笔,以想象为墨,亲手绘就出关于创作、职业与梦想合一的现实传奇。

## 从机械专业到网络作家

薛瑞哈并非科班写作出身,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后一开始从事的矿山机械工作,直到三年后,他偶然在湖南卫视,看到了一档有关当红网络作家的节目后,萌生了自己也可以创作的念头,毕竟他也热爱文学,喜欢文学。2013年,他以“不敢打游戏”为笔名开始创作。但想进入一个陌生行业是很难的,尤其是在还没有领路人,的情况下,凭借的,只有一番热血与喜爱。一开始,大半年时间,他连写了三部网文,差不多五六十万字,却连网站签约的门槛都没有达到。直到半年后,他才在17K小说网站,签约了第一部小说《林冲传奇》。当时他激动得直接蹦了起来。只可惜,两月后,成绩惨淡,仍是一分钱没赚,草草收了场。这一年,他虽然努力过,学习过,但文学的梦想,貌似越来越远。随后他开始研究市场,在冷门的科幻赛道寻求突破。两月后,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战耀星空》开了头。凭借独特的设定,这部作品很快就签了约,一百万字



讲书人招募海报

11月23日,“河东书房”第191讲短视频如约上线。4分钟里,讲师李国瑞娓娓道来“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古老智慧。当天的《幼学琼林》(朋友宾主篇)讲述让书香随声音流淌,浸润听众心田。温暖的阅读短视频,在河东书房的有声阅读生态中不断全情演绎。“噜噜,快跑!”手机里传来王瑞莉的声音,又甜又有劲儿。她录的《跑猪噜噜》有声故事,不知不觉已更新至第21期,一遍遍磨出来的语气、活灵活现的角色模仿,让不少小朋友成了她的“小粉丝”。“没想到家长们都说孩子爱听,还能拿到稿费,越录越有兴致!”王瑞莉说,有种特别真切的成功感。通勤路上或睡前时光里,点击“盐湖文旅”公众号,有声内容可随时随地收听,在碎片化时间里,读者便捷感受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2022年初,河东书房有声资源库正式筹建,专业主播与普通市民纷纷化身“民间讲书人”,用温暖的声音突破纸张局限,成为“阅读代言人”。当年3月正式发布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加入其中,以声为媒汇聚传播书香。如今,河东书房的有

时已经获得了较高的阅读量。两百万字后,薛瑞哈以网文新人身份,赢得了平台重磅推荐,读者粉丝和点击量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随后推出的《无敌战斗力系统》更是大火,连载450万字,成功实现了他的网络作家梦。随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本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在他手中完本。如今十几载过去,他已累计码字2000余万个。而当创作遇到瓶颈“卡文”时,他最常做的是阅读同类型的书籍,从中寻找灵感和突破。在高压的连载状态下,他还有独特的解压方式——玩游戏。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自己的写作风格,他选择了“稳重、坚毅”。这不仅是他作品的注脚,似乎也是他本人从矿山深处到文学台前,一路走来最真实的写照。一部小说就是一个世界。如今,网络写作对他而言已不仅是职业,更是一场与百万读者的对话,他直接用键盘敲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星辰宇宙。

## 在宏大叙事与人性微光间找到平衡

“创作,始于一个微小的念头,最终要赋予它心跳。”谈及自己笔下那些颇受读者喜爱的角色,他的眼中闪烁出光彩。他最喜欢的作品,是2022年创作的《我真的不想相亲成功》。这部作品的种子,并非源于高深的理论,而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相亲节目。“当时看到某款相亲节目中男女对立的场景,就在思考,如何避免这种矛盾,并把其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写进去。”薛瑞哈笑着说,“一个简单的社会观察,经过想象的浇灌,也能生长为一棵繁茂的大树。”

然而,网络文学的疆域远不止于都市情感。构建一个令人信服且心驰神往的幻想世界,是网络作家核心的“硬实力”。他深谙此道,其作品的世界观往往从地球起步,逐步扩展至银河系,乃至无垠的宇宙。写300多万字的长篇巨著,绝非一蹴而就,它要求作者像游戏设计师一样,精心规划“升级打怪”的路径,为宇宙设定不同的文明与力量级别,最终指向“宇宙之主”的终极目标。这个过程,被他形象地概括为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逻辑自治”的严谨架构之间,走钢丝。“你不能让读者觉得突兀,再宏大的想象,也必须在其自身的规则体系内运行。”世界的骨架靠逻辑支撑,而世界的血肉与灵魂,则完全依赖于角色的生命力。在他创造的众多角色中,他尤其偏爱《战耀星空》里的宁刚。“他坚韧不拔,努力向上,这种精神内核非常受读者欢迎。”数据是最好的证明——这个角色所在的作品,收获了30多万的收藏量,这是市场与读者给予的最高肯定。对于女性角色,他倾注了自身对理想女性的所有美好想象,塑造出如张盼盼这般集美好品质于一身的形象。而他笔下的男性角

色,则普遍被赋予了坚毅、担当等品格。当被问及这些角色是否来源于对现实人物的观察或带有自身影子时,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没有,更多的是通过大量阅读和社会新闻的搜集以及想象。”他坚信,角色的生命力源于共情,而非复制。一个成功的角色,能让数百万读者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向往的影子,或获得前行的力量,这便是角色超越文字、获得独立生命的过程。

当然,赋予角色生命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他坦言,在动辄数年的连载中,仅靠初始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前期热情饱满,中期很容易陷入萎靡状态,那时确实想过放弃。”支撑他度过这些艰难时刻的,唯有“坚持”二字。就像2013年,他初试创作,连续几部作品未能签约,望着窗外的阳光,脑海里也只剩下这两个字——坚持。这份坚持,不仅是对创作的承诺,更是对笔下那些已然获得生命的角色的责任。

## 网络作家不为人知的职业一面

褪去“宇宙星空”的浪漫光环,网络作家首先是一份职业,一份需要极高专业素养与毅力的工作。许多人羡慕网络作家时间自由,但在全职写作后,写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对“耐心”的极致考验。“写作不是灵感来了才写,而是像上班一样,需要严格的纪律和持续地产出。”他曾有过大约三个月写完一部作品,每天写两万字以上的经历。那段时间,生活被精确到小时划分,“每天到点,就开始写,有时候从凌晨写到深夜”,这种高强度、模式化的创作,是对身心极大的淬炼。

写作职业化,也体现在对市场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灵活运用上。谈及“流量密码”,薛瑞哈毫不避讳。在他看来,塑造一个别人从未见过的世界,世界观以及其中鲜活的人物,本身就是最核心的吸引力。主角奋斗不懈、坚持不懈的精神内核永远不过时。但他也观察到当下的潮流变化,“很多都是神豪文,搞搞滑稽、坚毅腹黑,主角性格越来越多元化……”这些元素都是市场筛选出的“成功套路”。然而,真正的职业高手,是驾驭套路的骑士。他表示,“很多作家会在创作中主动运用这些被验证过的元素,但也会刻意‘反套路’,以寻求突破,给读者带来新鲜感”。这种在迎合与引领之间的微妙平衡,是网络作家职业性的高级体现。与传统作家不同,网络写作的另一个职业特性,是能与读者建立一种实时、紧密且独特的联系。他非常关注评论区,读者的反馈——无论是热情的催更、对剧情的神预测,还是尖锐的批评——都会成为他调整创作的参考。“读者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写作,我会根据情况调整内容。”这种即时互动,让创作不再是孤独的吃语,而是一场作者与读者

共同参与的盛大冒险。

## 在AI浪潮中坚守“人”的价值

作为运城市作协网络作家委员会主任,他经常接触到怀揣文学梦想的新人。对于这些渴望踏入行业的后来者,他最想给出的“避坑”建议直击要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想啥写啥,要符合市场需求。”这是他从实践中总结的黄金法则。他进一步阐释了人物塑造的技巧:“主角不能太完美,那样会失去真实感;配角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脸谱化,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非推动剧情的工具。”

那么,成为一名成功的网络作家,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是惊艳的文笔,还是超凡的想象力?他的答案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坚持最重要,文笔和想象力稍后。”在他看来,卓越的文笔和想象力是加速器,但若无“坚持”这座最基础的引擎,一切皆是空谈。网络文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最终的胜利者往往不属于跑得最快的人,而属于那些从未停步的人。

面对近年来飞速发展的AI技术,这位资深创作者保持着冷静的观察。他承认,AI确实会给网络作家这个职业带来危机感,现在虽然还没有影响到真正的职业作者,但谁也不敢保证,三五年以后AI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毕竟10年前,谁能想到如今的世界是这个样子。但如今AI也给他这样的网络作者带来很多便利,如人物插画、信息检索等方面,AI能提强大的辅助。所以他觉得,如今的AI更似一个工具,只要它能够利用好,利大于弊。

展望未来5至10年,他希望在网络文学行业一直写下去。除了继续在擅长的领域深耕,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愿望:“最好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很精良的小说。”他设想将农业、工业、机械甚至科幻元素相结合,打造出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作品。这预示着,他的创作生涯正寻求从商业成功迈向艺术与思想性更高峰的转变。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幻小说《战耀星空》

## 文化发现

在新绛县城北20公里的吕梁山下,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泽掌镇乔沟头村,村中现存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皇庙。庙内有戏剧演出舞台三座(中间舞台已毁),舞台的墙壁上至今仍留存着清末和民国戏剧艺人们留下的许多“舞台题壁”,为研究戏曲在古河东及绛州的发展轨迹开辟了新的天地。

“舞台题壁”是历代“戏曲班社”演出后的一种留念性的记载,是艺人随意抒发感情的墨迹,是班社团体演出活动的零星记录。这些题壁成为“戏曲”文物强有力的佐证。

玉皇庙位于乔沟头村西,现存主殿、稷王殿、娘娘殿、马王殿、药王殿等建筑,主殿形制为元代遗构。据清同治二年碑记:该庙创建于唐代,曾多次修缮,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一月因地震倒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

玉皇庙南部的连三舞台,坐南面北,一字铺开,与主殿相成对峙,保存较为完好。三舞台均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歇山筒瓦顶,面阔二间,进深二间;中间舞台有围廊勾栏,约72平方米,惜毁于“文革”。在舞台的后场南壁、东壁、西壁之上,均存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留下演出“题壁”墨迹。

玉皇庙系吕梁山脉姑射山南麓一座规模较大的庙宇,历代香火旺盛。因供奉玉帝、稷王、娘娘、马王、药王等诸神祇,而且这些神仙主管人间生死祸福、农耕畜牧,因而清末民国祭祀尚勤,戏曲演出频繁。每年七月初十是一年一度的玉皇庙会,老百姓为求心愿以偿,每次必请或蒲剧或眉户或皮影碗碗腔等名艺班社演出数日,以告慰神灵。

时届庙会,爆竹震天,金鼓齐鸣,方圆数村的百姓走上盛装,万人云集于此。人们赶庙会、访亲友,听大戏、品美食,敬香祈福,热闹非凡。当然,酬神演戏是庙会的“重头戏”,当地流传着“误了秋收,不误广盛藏舟”“误了打夏,不误存才挂画”“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等顺口溜,可见当地百姓对戏剧的热爱和痴迷。

每年的庙会活动及酬神演戏,仪式典雍而隆重,庄严而肃穆。每逢闰年七月初十,村里必请两班或三班“戏曲班社”比赛演出。村中执事人点相同的曲目同时献艺,村民们根据演员表演好坏,就选择在哪个舞台观看演出,鼓掌助兴。如此一来,班社演出压力很大,竞争很强,艺人们只能拼命献艺,以求得观众认可,获得好名声。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戏曲演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影像也荡然无存,只有靠一代代人的回忆作补充,但“舞台题壁”却能真实而有说服力地保存庙会及戏剧演出盛况。

二舞台三面墙壁共保留上自光绪19款,时间跨越40余年,涉及8个剧社,4种戏曲形式。其中,光绪时期7款,宣统时期4款,民国时期8款。“题壁”内容有3款宣扬班社艺人名气;2款诗兴发作的即席题诗;1款是演出剧目实录;13款属留念性的。

## 一、清光绪年间“舞台题壁”(局部):

1.南壁:大清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店头张有岁流源真不岔(差),有人之事汪内家……胡子生门内有四个,可连喜李不涨全顺反,非是我错。2.南壁:汲盛班,出其人手多,门门也多三两个,未有场面江七个,室室(实实)可连(怜)也,唯有包头十三个多也,大家都看多不多也,看起来这班子内干(更)好多十三四人也。3.南壁:汲盛班,大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六、七日。成班的白菜心好、大长(成)班的米喜玉也……大化(花)脸灵合老师识是白菜心和尚、长胜,化(花)脸老六、闷果,小三小丑保柱。4.小正旦家姓生门好柱、胡生玉柱,三化(花)脸金儿、心娃、喜玉、德锁、有安,二丑多也武丑二人排队、魁儿、小成、小武、四娃、分娃二人都是好把室(式)也,广成、老丑一人用申(心)好苦也。提笔人三化(花)脸 杨春信5.西壁:山西潞安府 大清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立,

# 新绛乔沟头玉皇庙的“舞台题壁”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

张秋明

蔺永茂